



莫扎特太簡單？



黛西札記
李夢

上周日，慕名前往廣州大劇院聆聽英國知名鋼琴家保羅·劉易斯（Paul Lewis）的羊城獨奏首秀。適逢莫扎特誕辰二百七十周年，劉易斯以「莫扎特+」為題，在兩場獨奏會上演奏了四首莫扎特鋼琴獨奏曲。我們入場聆聽的晚場，以降B大調第十七號（K.570）開篇，以降B大調第十三號（K.333）收束，首尾相銜，宛若一首初秋的诗，於古典主義的理性框架內，亦不乏縫縫與浪漫。

曾多次在香港聆聽劉易斯的獨奏或樂團協奏，大多是舒伯特、貝多芬和布拉姆斯的作品，莫扎特鋼琴奏鳴曲則是首次。二十世紀偉大鋼琴家施納貝爾（Artur Schnabel）曾說，莫扎特的鋼琴奏鳴曲「對於鋼琴家而言太難，對於孩童則太簡單」，這話不無深意。每一位初學琴的小孩，鋼琴書中總少不了一首莫扎特。彼時，他們覺得這些作品沒有繁複的和弦、裝飾音和升降號，看似規規整整、少見花巧，可當真正耐下性子來深入探索這些曲目時，才發覺其中的廣袤與深邃，宛若無盡的深海。

莫扎特在其短暫人生中，創



英倫漫話
江恆

遊樂碼頭的興衰

英國旅遊名城布萊頓有一個熱門景點——遊樂碼頭，在這座華麗又古老的建築上漫步，就彷彿置身於時間長廊，重溫碼頭興衰的文化記憶。

遊樂碼頭曾經是一項令人驚艷的現代化工程。自十八世紀以來，英國沿海地區開始發展度假勝地，例如布萊頓和博格諾，鐵路的迅速發展極大地擴展並強化了這一休閒產業，將數百萬不同階層的人們帶到海邊。為了更好呼吸新鮮空氣和親近大海，各種令人愉悅的建築類型和建築特色也隨之湧現——酒店、劇院、游泳池、海濱長廊等，當然重點還是遊樂碼頭。

就像那個時代的許多事物一樣，遊樂碼頭的出現也是商業精神、技術創新和美學狂熱三者共同作用的產物。人們意識到繁忙的海濱工作需求與旅遊業的休閒娛樂之間存在衝突，於是敏銳地捕捉到建造人工步道的契機，這些步道既可用於船舶停靠，也為遊客提供海濱漫步的空間。第一座遊樂碼頭位於懷特島的賴德，由南安普敦的約翰·肯特於一八一四年建造，是一座長五百三十公尺的木質碼頭，樁基深深扎入泥土中。但木質碼

為什麼青銅峽的孩子愛讀書

葉梅

青銅峽是九龍的龍頭，古來便被稱為「九龍之首」。寧夏引黃古灌區共有十四條百年古渠，二〇一七年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遺產名錄，青銅峽正是這處遺產的首要地段。「天下黃河富寧夏，塞上明珠青銅峽」，滔滔大河，淙淙渠水，成全了「塞上江南」的傳奇，也流淌出千年的文脈。連通絲路的青銅峽，自古便是邊塞要道、秦漢屯墾興學，西夏文化浸潤，明清耕讀傳家，歲月更迭，意蘊深長的一百零八塔便是見證之一。

青銅峽有著兼容並蓄、重教篤學的地域風氣。古絲路商旅攜來四方筆墨，戍邊百姓傳遞著「讀書明理、修身致遠」的家風，鄉土間傳來的晨讀暮誦，如黃河水澆灌良田稼禾，讓一代代少年在讀書聲中成長。

近年來，全民閱讀之風吹遍黃河兩岸，青銅峽市教育界持續深化「書香校園、閱讀強智」的倡導，讓閱讀從零散活動變成剛性課程、日常習慣、校園風尚。倡導「每日校園閱讀一小時、周末閱讀半日」，讓孩子們每天都有充足的沉浸式讀書時間，讓閱讀融進成長軌跡。

百聞不如一見，我有幸在今年春天走進青銅峽的中小學校園，見到教室裏的圖書角、走廊上隨手可取的書吧，還有幸參加了寧夏回族自治區教育廳教學研究室在此地主辦的「塞上書香·閱見成長」基礎教育閱讀教學活動，在場聽了幾堂導讀課。來自

高中、初中、小學幾所不同學校的老師，分別以他們妙趣橫生的引導，將孩子們領入了書香的路徑，不同於傳統講授的是，這些老師們不是在灌輸，而只是在提示，答案一個個都從孩子們的領悟和討論中得出。

青銅峽市第五小學的一位老師圍繞我的兒童小說《北斗牽着我的手》講了一堂課，中國科學家自主研發北斗衛星導航系統，三十多萬科學家、科技工作者的開放融合，萬眾一心，追求卓越，老師點撥著，將書中所講述的科普知識和科學家故事，巧妙地與孩子們共同分享。

在走進校園的日子裏，有家長和老師曾問我，如何提高孩子們的閱讀興趣？其實我一直也在尋找答案。在青銅峽的閱讀教學活動中，得到一些啟示，要想提高孩子們的閱讀興趣，可以多嘗試家庭共讀、師生共讀的辦法。

也就是，成年人要做閱讀的榜樣。

青銅峽市第五小學的秦校長寄給我的幾篇讀後感，有老師寫的，也有孩子們寫的，在他們純樸的表述裏，我體味著究竟有哪些文字觸動了他們的心靈。一位叫景雲的老師寫道：「作為一名四年級語文教師，近期我帶著班裏孩子們一同品讀《天眼帶我看宇宙》一書，在書頁翻閱間，跟著文字探訪『中國天眼』FAST，既遨遊浩瀚無垠的宇宙星河，也讀懂



▲俯瞰位於寧夏回族自治區吳忠市青銅峽境內的黃河寧夏段。 資料圖片

國之重器背後代代科研人的堅守與赤誠。一場師生共讀，既是一次天文知識的科普課堂，更是一堂潤物無聲的愛國主義啟蒙課。」

還有一位小龍老師寫道：「孩子們拿到《北斗牽着我的手》和《天眼帶我看宇宙》的那天，我拿着書問孩子們，宇宙到底有多大？天上的北斗七星是怎麼回事？這一問不得了，底下炸開了鍋，他們的回答讓我當時就想，這幫小傢伙知道的比我想像的多。就在這個瞬間，我覺得『師生共讀』做對了。」

小龍老師還說，師生共讀這件事，我以前覺得就是「老師布置，學生讀，然後寫讀後感」。現在我才發現，真正的共讀，是老師和學生同時走進一本書，然後在裏面會合。

孩子們寫來的讀後感五花八門，有一位叫欣悅的孩子寫道：「我

是青銅峽市第五小學的一名四年級學生，以前學習遇到枯燥的內容、難做的題目，我就容易煩躁、想要放棄。對比那些幾十年如一日堅守深山、潛心研究的科學家，我明白了，所有收穫都來自堅持。宇宙那麼大，還有無數知識等待我們去探索，我們更應該珍惜現在的學習機會。今後在課堂上，我會更加認真聽講，主動思考問題；寫作業不再馬虎敷衍，遇到難題耐心鑽研；上作文課時，積極思考、認真讀寫，養成愛讀書的好習慣。」

看來，青銅峽的孩子為什麼愛讀書？不僅是黃河兩岸千年崇文傳統的浸潤，更是當代書香校園建設的托舉，是教育者久久為功的用心，用一堂堂示範課、一次次師生共讀，把書本從課業變成共同認識世界的窗口。孩子們與老師、父母一起，在文字裏觸摸山河、仰望星空。

董先生當選 最快的號外



▲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一日《大公報》「號外」版報道董建華當選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。 資料圖片

「號外」是即日即時即刻的新聞，不可能一切都現場採寫，必須先作好最充分的準備。「號外」是四大版一大張，筆者先準備好了中間二、三兩大版是董建華的背景及參選過程，底版是候選人答問大會上董先生的實錄，三個版都圖文並茂，提前一天做好。而關鍵的封面即頭版又如何處理呢？

筆者深知「一圖勝千言」，一張能吸引人視線，甚至從未曝光的照片將會起到「點睛」的作用，於是千方百計四出找尋董先生未見過報的珍貴照片。當時香港的有名股票公司「順隆行」，是由上海人李和聲、徐國炯、應子賢「三劍客」開辦，

董建華夫人趙洪娉女士與之有多年往來，是「大戶熟客」，於是靈機一動，請求李和聲先生向董夫人索取一張夫婦合照。董先生之前不曾發過夫婦合照，而此次合照正是為「萬一當選」而作準備的，董夫人穿上了大紅套裝，董先生也紅光滿面。

此一「當選」照片，成了「號外」頭版大照片，佔去四分一的篇幅，同時安排了一幅選舉會場大照片放版下邊，另預留新聞與社論各一千字的版位，大字標題「特首董建華」五個字，只留下當選票數的空位，一切預先排好，到時按位置大小嵌入即可。

當天上午九時，選舉大會開始，中央由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、港澳辦主任魯平等到場「監選」。筆者對着電視機，一邊看一邊寫新聞，結果中午前投票、點票、監票等一切工作圓滿結束，主持人宣讀每位候選人的得票票數，董建華先生以三百二十票壓倒性當選特區首任行政長官！

當會場近千位選委及來賓還在熱烈議論，當董建華「候任特首」還忙着握手接受祝賀的時候，《大公報》「號外」已由灣仔軒尼詩道館址送到會展會場，彩色漂亮粉紙印製的「號外」還是暖暖「有溫度」的，而「特首董建華」五個字也是「開天闢地」頭一次出現在印刷媒體上！

與會人士接到「號外」，都非常高興，連聲稱讚《大公報》效率高，董先生也非常高興，還手拿號外與選委們合照。而個別傳媒則「酸酸的」，報道所謂「內幕」：選舉「內定」董建華做特首，不然《大公報》為何還未散會就已經出到「號外」，實在好笑。

頭始終易受損壞、腐爛和蟲害侵擾，因此發展前景有限。於是鐵材料開始廣泛應用，布萊頓的鍊式碼頭（Chain Pier）就是這種奇特過渡類型的典型代表，其於一八二三年建造，由四根石柱支撐著甲板，甲板由鐵鏈懸掛，但其主體結構仍完全建立在傳統的木樁之上。

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見證了碼頭的大發展，一八五五年由工程師尤金·伯奇設計的新型碼頭落成，它採用了打入海床的螺旋鐵樁來增強穩定性，並建造了延伸至水中的鐵質上層結構來支撐甲板。這種碼頭更纖細、更堅固，外觀卻更精緻，為十九世紀末之前英國建造的約一百座碼頭樹立了標準。

早期遊樂碼頭的照片顯示，甲板上擠滿了身着盛裝的人們，而漫步也是其主要功能之一，只需幾先令的通行費，人們便可在其閒逛，欣賞風景，也讓自己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。但隨後，碼頭的用途發生了變化，甲板和碼頭盡頭被拓寬，以便建造樂隊演奏台，後來又建造了劇院，為人們提供音樂娛樂。此外，在人們前往遊船的碼頭附近，也

湧現了許多攤位和餐飲場所。於是遊樂碼頭從最初是紳士階級的休閒場所，逐漸演變為以海濱為中心的工人階級度假文化的一部分，而古典音樂會等娛樂活動也逐漸被綜藝表演和遊樂設施所取代，碼頭劇院在許多名人的演藝生涯中都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。

從美學角度來看，這些碼頭體現了維多利亞時代追求新穎獨特又略帶懷舊情懷的傳統。碼頭建築本身風格多樣，從類似帕克斯頓水晶宮的簡潔實用支撐網絡結構，到優雅的拱形結構，無不展現了那個世紀對「仙境般」建築的偏愛。而建於碼頭之上的亭台樓閣則風格各異，洋葱頂和寶塔式建築層出不窮，像是大雅茅斯和黑斯廷斯的大型亭台樓閣，其音樂廳可容納數千人。

這些造型奇特的建築群，懸浮於海面之上，散發著迷人的古樸氣息，即使在今天看來也依然令人驚嘆。但它們的脆弱性也不容忽視，從一開始，這些碼頭就時刻面臨著各類危險，除了偶爾會被船隻撞上，也常年遭受風暴肆虐，還有些大面積的木質甲板也經常惹來火災，許多碼頭因此被

毀掉。例如一九〇八年建成的模茨茅斯市南遊行碼頭，在一九七四年拍攝講述「誰人樂隊」的電影《湯米》時被燒毀。還有伯奇設計的布萊頓西碼頭，曾因出現結構性危險而關閉，最終在二〇〇三年被徹底拆除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許多優質的遊樂碼頭在二戰期間為了抵禦外敵入侵而被炸毀，而不少在戰後重建的碼頭的建築品質則大幅下降，加上有一些碼頭是在商業熱潮時期匆忙上馬的，往往缺乏長遠規劃，導致難以維持運營，為增加收入提供的娛樂活動變得越來越低俗，最終破產倒閉的屢見不鮮。此外，隨著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出國遊在英國興起，遊樂碼頭更加變得受人冷落，許多碼頭在騙子業主、只圖利益的企業集團和無力維護的地方政府之間輾轉易手。到了上世紀末，很多碼頭就像它們所在的城鎮一樣，給人一種破落淒涼之感。

近年來，一些英國民間組織發起地方和全國性的運動，呼籲努力拯救、修復及盡可能維持碼頭的正常運作，表達出對一種即將消失的集體回憶的懷念。